



记录冬景

◎陈顺源

玉兰  
一瓣

## 母亲保卫战

◎宋捷

2023年新年如约而至。我们一大家子四代人中,以昂扬的斗志冲进新冠决赛圈的只有两人:一位是我年近九旬的老母亲,还有一位是五龄童小外孙。

母亲至今没有被病毒感染,厥功至伟者当属我的医生妹妹。她的确比我看得到远,早在这一轮疫情大暴发之前,她就从多个维度对母亲实行了保护性措施。

这两年,老母亲和比她小一岁的弟弟、弟媳比邻而居,住在一个恒温恒氧的公寓里。妹妹敏锐地发现,邻居们共用一个走廊,平时很方便,疫情来了就没有隔离屏障了。她不顾我的反对,把老母亲接到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宅子里。院子很大,就连老母亲喜欢的秋千椅也给她准备好了。事实证明,妹妹做对了。

腾笼,仅仅是第一步。而“三换保姆”才是“母亲保卫战”的难逃桥段。

母亲刚刚搬到新居的第三天,一直照顾陪伴她的康大姐感觉身体不舒服,我便送她去医院检查。她刚躺到CT机上,影像科的医生朋友就发现她的肺部有一块很大的阴影,进一步检查后,确诊是恶性肿瘤。这一下子我有点慌了神。妹妹给她找了最好的医生治疗,我们在经济上也给予了一些帮助。另一方面,我们开始四处为母亲寻找新的家政服务员。

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《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》。大意是说田教授为照顾腿受伤的母亲,相继请了28个保姆。这些性格不一的保姆因为种种原因,把田家人原本正常的生活搅乱了。而今,兄妹两个宋教授为母亲请来的保姆,也是风格不一,冷暖自知。

我在接第一个到母亲新家来的阿姨时,她在路上就反复和我说,女人,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她请求我陪她去老家拿一个泡脚の木盆,说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。女人对自己好一点并没有错,关键是自己的主业主责有没有做好?那阵子,这个年近花甲的保姆正在和外地的一个老头热恋,每天除了一个小时的泡脚以外,至少要花一个小时和花甲男友在电话里聊天,心思根本不在我家老太太身上。一周以后,我就开车把她和她的泡脚盆送回了老家。

第二个阿姨总体相处得还算可以,但对老母亲的耐心和爱心明显不够。做医生的妹妹对老太太宝贝得不得了,每天的食谱都是她从盒马下的单,并从医学的角度对母亲食疗。妹妹发现阿姨经常对她的吩咐阳奉阴违,让我特别不能容忍的一次,是她竟然把老太太一个人扔在家里,自己回老家去了。

谢天谢地,没有等到找28个,妹妹又领回家一个新阿姨。这个阿姨非常朴实,也很耐心,发自内

心尊重和喜欢我家老太太,老太太也很喜欢她,当天就认下这个干女儿。

上个月,这轮疫情大暴发以后,其他家庭成员相继中招。我和妹妹因为每天要去照顾老太太,倍加小心,一直没有被感染。上月中旬,因为脑血管出了一点问题,医生让我在家里休息。妹妹说:“老哥,你这段时间哪里都不要去了,为了妈妈,也为了你自己,你就安心陪妈妈,不许出门,也让我省些心。”2022年12月23日,我在单位做了单管核酸,准备结果呈阴性时正式入住妈妈新家。我按照之前出报告的规律,晚上8点就到了妈妈家楼下,等待有结果以后再进门,没有想到一等竟然等到凌晨3点钟。从那一刻起,我一周没有出门,果然没有被感染。2022年倒数第二天,因为单位有急事,去了一下,不慎中招。

近5年来,我写过好多关于母亲的文字。尽管妹妹和我殚精竭虑,尽可能延缓她的衰老速度,但还是看到她正一天天变老,并从几年前照顾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而成为“老小孩”的父亲,到自己也变成“老小孩”了。当下,新冠病毒肆虐,几乎无孔不入,击垮了好多老人。“母亲保卫战”任重而道远,我和妹妹时刻坚守,就是为了不让母亲受到感染,在决赛中赛出好成绩。我相信,天下子女,高兴的莫过于此。

## 院子里的枫叶红了

◎吴德根

昨晚一夜之间,院子里的一棵枫树一下子红了起来,仿佛披上了一件红嫣嫣的衣裳,顿使整个院子亮堂起来。院子因为这灿灿的红变得好看多了。

今年,家里的这棵枫树叶红的时间竟然比往年晚了一个半月。往年十月底,本来叶子转红的时候,她依然青涩涩的,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我从小就喜欢枫叶,所以二十多年前搬到狼山脚下的紫琅花园时,特意在院子里种了这棵枫树。

今年进入秋天,我每天都要看看她,可她天天让我失望,疫情下

的树仿佛也病了。心想今年她的叶子不会红了吧,这样想着想着,我就和妻背起行囊去千里之外的四川光雾山看金秋红叶。然而到了当地,看到的却是光秃秃的枝头零零星星地挂着几片枯焦的树叶。原来我们晚来了一个星期,红叶期已过,加上前些天下了几场大雨,把树叶全部打落下来。我们只好失望地,又千里迢迢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家。

然而,今天家里的枫树红了,这让我喜出望外。我匆匆跑到她跟前,尽情地观赏满树的红叶、赞叹

她的美。

我想她是怜悯我吗?也许她是安抚我远行观叶的失落,于是她在夜深人静时,在我进入梦乡时,她悄悄打扮自己,翌日清晨,给了我极大的惊喜。我感到无比的内疚和自责,错怪了她的善美和坚韧。

人生有时舍近求远,反而得不偿失。永远不要忽视身边的美!

快到年末了,就在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时,我家的枫树正在怒放,迎来了初冬的暖红。希望这红冬扫去疫情的阴霾。

心窗  
片羽

## 过年好

◎刘伯毅

进入腊月,虽有疫情,但一想到快要过年了,心里暖乎乎的。菜市场首先活跃了起来,买肉灌香肠成了许多人的头等大事,也有人忙着腌火腿、腌鱼、腌鸡。商场里有了拎着大包小包的人群,街上的馒头店整天热气腾腾,总有人带头蒸糕、蒸馒头,有的地方摆起了中国结、红春联的摊儿,耳边偶尔也传来鞭炮声,新年真的临近了。

过年好,尽管我们早已熟知过年的程序和规矩,但每一个年的到来仍让我们激动。天增岁月人增寿,过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我不知道“年”是谁设计提出来的,有时一想,也很有道理。日经为月,月累为年,年是一个时间单位,如果没了“年”这个概念,人和物就没了长和短的简洁区别,世界就变得模糊起来。过一年,年龄大一岁,脸上皱纹多一些,头发稀疏变白,但只要热爱生活的初心还在,吃过的苦就不值一提了。回想这一年走过的路,不都是为了自己人生更出彩吗?不都是为了家人更幸福吗?生活不易,平安难求,365天的辛苦劳累,换来的正是过年时全家人的轻松和温馨。

过年好,过年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,感到年有着巨大的力量,她一挥手,就把我们的人生像书卷般翻过去了一页。过去的一年,无论你是硕果累累还是两手空空,都无法挽回地过去了。翻过去的是“除旧”,而更重要的是“布新”。无论“除旧”还是“布新”,祈盼疫情离我们远远的。我们总喜欢把未来视为一种希望,而把现在视作痛苦和烦恼。年是新的,是因为我们坚信,未来比现在好,痛苦和烦恼远比现在少。过年,让我们有了一次可以推倒重来的机会,让我们有了一个重新洗牌的理由,平日里竭力勤俭,过年时竭尽所能,宁穷一年,不穷一天,过年过得大气、阔气,日子才能大气、阔气,生活的理想和过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,便有了过年时的欢欣和盼头。

过年好,大自然也感知了过年的气氛。过年时,虽乍暖还寒,但万物在慢慢复苏,阳光明媚起来了,大地上的小草露出了嫩绿,乡村的鸭鹅不安分地叫了起来,怨愁了一冬天的杨柳也绽出了蓓蕾,迎春花开得正艳,风变得温顺多了,一切都显出了勃勃生机,人浑身上下充满活力。

过年好,这是一句简单却发自内心的话语,是过年时内心深处真挚情感的表达和流露,这句话既是对自己说的,也是对家人说的,既是对朋友说的,也是对大自然说的。虽是一句问候语,营造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欢乐气氛,它给了自己又给了别人一种尊重和祝福。无论富人还是穷人,无论当官的还是百姓,过年让大家变得真诚友善。

一年之中,最大的节日就是过年,一生之中,最大的回味也在过年。过年是岁月深处绽放的花,今年虽有新冠疫情困扰我们,但我们仍要真诚地道一声“过年好”,祈盼疫情快快结束,新的美好及早开始。